

新观察

关于北京的讲述

——《北京文学》编辑手记 □师力斌

编辑的幸福就是发现好作者,编发好文章。好作者好文章,一方面延续了过去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经验,比如,不断让人体会类似于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以及西方古典现代经典带来的阅读快感,另一方面又会提供对既有经验的超越,产生新的启发。好作者好作品一定包含这样的因素:抵触似曾相识的操作,呈现某种新鲜样貌。学者者生,似我者亡,唯有超越创新,才是文艺的不二法门。正如文学史上鲁迅杂文奇峰突起,小说突然杀出了金庸和刘慈欣,文学的意外总有一种新奇力量;也如目前,小说界发现了范雨素,散文中看到了张翎文。

名家新作如阎园仙曲,一直是《北京文学》园地中的珍品。开年第一期,我们一次性推出冯骥才先生《俗世奇人新篇》18个短篇,再现冯先生描绘津门传奇的不凡笔力,为其名篇《俗世奇人》再添新光,配以冯先生的18幅亲笔插图,图文并茂,赏心悦目,使《北京文学》新设立的“名家开篇”栏目的亮相非常漂亮。该栏目计划年内推出一系列名家新作,以飨亲爱的读者朋友。

“新北京作家群”是《北京文学》的全新栏目,聚焦近年来活跃在北京的作家。他们或写北京,或有新京味,或以北京为精神背景,风格多样,来路不同,但都致力于北京经验、北京故事的呈现和讲述,正在为北京的文学书写注入新生机,在原来的京味作家园地之外开拓了新版图。对他们的创作进行及时跟踪和系统梳理,观察他们在文学史中的位置,适逢其时。目前已推出孙睿的中篇《发明家》、古宇的中篇《人间世》、杜梨的长篇散文《香看两不厌》。第4期将发表张天翼的中篇新作《雕像》。开年第一期,刘恒先生应邀为该栏目撰写了精彩导言《缓慢而必要的进步》。导言以谨慎、严格而不乏信心的语调,向中国小说界的各路勇士们发出了竞赛邀请。这个栏目既是擂台舞台,也是试验场。不急于结论,多提供实验。从已经发表的作品来看,都有出人意料之处,饱含对时代和社会观察的勇气、睿智和深度。他们的力度尚待感知,他们的价值还在发酵。孙睿《发明家》涉足人们早有耳闻却又不明就里的狗仔队题材,于揭秘阴暗中发现明亮的底色。古宇《人间世》瞄准就业市场颇为流行的“断子绝孙”式招聘计划,深度关怀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杜梨《香看两不厌》以园林工作人员而非游客的视角,从内向外展现不一样的颐和园。几部作品都讲述了不一样的北京,初现新北京作家群新鲜而活泼的样貌。此前,他们都是各自为政,相安无事,此后,也依然是各自为政,相安无事,但这一群体的整体面貌或可稍稍清晰起来,与老北京作家的联系和分野或可稍稍清晰起来,新北京文学书写的轮廓或可稍稍清晰起来。文学史上不乏知名的群体,像竹林七贤、江西诗派、桐城派、创造社、白洋淀诗群、京派作家等,为人熟知,我们无意攀附,也不追求标新立异举旗树帜,只想从一个私人化写作稍宽阔的视角来观察北京文学写作的样貌,提供

好作者好作品一定包含这样的因素:抵触似曾相识的操作,呈现某种新鲜样貌。



单刀独篇无法呈现的图景。为此,编辑部同仁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我们深知,文学说到底还是作家自己的事业,是一项孤独的事业。电影越热闹越好,文学越孤独越好。精品电影可以打造,好的文学却无须折腾。渴望优秀的北京作家朋友们参与支持这个新生栏目。

“现实中国”栏目是《北京文学》的重镇,始终关注现实,追踪时代,体察民生。依循“文章合为时而著”,业已编发了陈启文、长江、李海燕等以物种保护、国民减肥、疾病心理为关注点、重报告亦重文学的3部力作。

跨界写作或许是保持活力的一条路径。《北京文学》2023年第3期姜明关于明代书法家王铎的散文《悲欣交集》,和将要推出的快递小哥王冬冬的诗歌,都显示了跨界的活力。面对越来越“卷”的专业化写作,出圈、跨界、不纯的文字,是我所心仪的。就像嫁接过的水果、花朵,转基因的文字,色泽或许更鲜艳,口味可能更新奇,既陌生又熟悉,那感觉真是妙极。设想一下,经济学家写游记,老板写诗,数学达人舞文弄墨,文学焉能不动活泼?而目下,律师、医生的散文很难看到,莫非法律条文和医药处方限制了想象力 and 语言才华?我不信,恐怕是稿费太低的缘故,或是其他莫名的原因所致。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等医生弄文是尽人皆知的事。当下像冯唐这样的医生作家可以多些,再多些。建筑师的文字也很期待。舞者的诗歌会是什么样子?神往。反正理工男唱歌,如李健,理工男脱口秀,如高晓松,似乎比文科生还文艺。书法家林翰的散文《汪曾祺的书与画》写得妙极了。考古学家李零的散文,在我看来就是国宝。最美的春天就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纷繁里见秩序,无边中感到亲近。潇洒的文字也是,类似李渔《闲情偶记》,词曲、演习、声音、器玩、饮

饌、居室、种植、颐养,凡人生所及,不拘专业,尽情打包。总之,欢迎优秀的跨界文字多多在《北京文学》亮相。

《北京文学》的“星群”栏目是为年轻人搭建的舞台。一首即见才华、视野、境界。短平快推出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令人开心。过去一年实践证明,年轻人总是文学的生力军。今年,我们想加快这个步伐。编辑部同仁正在努力,扩大作者范围,缩短发表周期,加大年轻诗人发表的力度。诗歌是一个广阔天地,有活力,携带着革命性因素。热切期待全国的优秀年轻诗人向我们赐稿。

加大评论力度。今年,《北京文学》除了为名家新作、实力派作家力作、新人处女作配发评论外,专为“新北京作家群”发表的作品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评论,除每期在本刊发表一篇评论外,还邀请撰写另两篇评论,分别在各大重要媒体进行推介。文学需要读者,更需要知音读者和专业鉴赏。截至目前,先后邀请肖克凡、张莉、石一枫、刘复生、李浩、房伟、顾建平、敬文东、孙郁、刘大先、苏童、李唐、黄德海、岳雯、四川、何平等一批知名作家、批评家为我们的重点作品撰写了评论。

《北京文学》作为首都的文学重镇,立足北京,面向全国,大力关新时代新北京,努力聚焦新事物新经验,探索讲好新北京故事的方式。



关注

说来惭愧,我出生于安徽安庆的一个小地方,讲一口不标准的安徽普通话,这么多年来,却很少写下关于安徽的文字。我们这一代人,成长期正好是90年代的全球化,我年少时的梦想,是离开故乡越远越好,“好男儿走四方”,最好是走到天之涯海之角。不过奇怪的是,40岁左右,开始做关于故乡的梦,真切又频繁。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老是梦到大湖边的往事,竟然比自己正在进行的日常生活更清晰可感。我有些惊异人性的心理结构,也隐约意识到故土对于一个人的分量。以前不理解荷尔德林为何在疯癫之前要徒步千里赶回故乡,现在觉得那是一个命定的选择。原籍安徽的诗人海子,平生最爱的诗人就是荷尔德林,也许不仅是在诗艺,也在命运的层面找到了某种亲缘,海子最后归葬家乡,如赤子重回母亲的怀抱。在南下北上的高铁上,我读完了刘琼的散文集《徽州道上》,又一次勾起了我的故乡之思,不过相对于我那些缥缈的梦而言,刘琼的文字给我复原了一个更富有历史纵深,也更具有人文情愫的“徽州故乡”。

《徽州道上》开篇写查济和桃花潭,桃花潭因为李白名扬天下,查济却一直寂寂无名。桃花潭我自是去过的,一群人乘舟泛潭高采烈,我却暗自惊心,因为不知道那千尺深潭下面通向何种幽暗的世界?刘琼用查济的诗歌“武陵深处是谁家”引入,写皖南“学堂”的政治经济,写“桃花潭”和“桃花源”背后的残酷历史,写鱼梁、浮梁这些地名的文化源头,最后以“文人痴梦”作结,文章一气呵成,刚柔并济,既有个人的观照,又有历史的地基。另一篇《环滁皆山水也》,把欧阳修的名句巧妙地加入了一个“水”字,境界大变,写欧阳修,写醉翁亭,写“酿泉”和“让泉”的文字官司,又写鬼柳和环滁茂密的水系,最后荡开一笔,从西北的兰州回望徽州,“回首,原来还是家乡最美,最好”。前面都是一派恬淡的婉约,最后这一句如斯语惊人,在一种戏剧性的对比中写出了对家乡的挚爱。《到安庆》是我最近感兴趣的一篇,我知道刘琼是芜湖人,芜湖和安庆,曾经是安徽的双子星座,一个曾经是安徽的首府,是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一个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是经济的重镇。《到安庆》没有选择从人文历史着手,因为这些对读者来说太熟悉了。文章从安庆的雨写起,然后写安庆的性格,绵柔其外,刚烈其内,当然也有一种大人家见多了世面后的宠辱不惊。其中又描写了一段自己少女时候坐错船的小故事,有另一个时代的天真和趣味。文章的结尾“贵池的东西是铜陵,然后是芜湖,铜陵的西面就是安庆”,是地理,更是诗。

除了上述三篇,《徽州道上》还有《泗水流,静静流》写泗水的历史人文,《兰生幽谷无人识》写兰花的平凡和高洁,《忙碌槐花犹入梦》写植物、语言和人类的共生共情。篇篇皆有匠心,篇篇皆是真情。书是白色封面,有一道水墨的飘带,质朴素雅。开本小巧,尤其适合带在旅途之中,读上一篇,望望远方,故乡是回不去了,但是,故乡却可以写下来,而且可以写得“又痴又绝”。



一生痴绝徽州梦

□杨庆祥

短评

“忧患之子”的诞生及其时代价值

——评姜耕玉长篇小说《寂静的太阳湖》 □张光芒

以诞生并屹立起来,而“可可西里在哭泣”的生态主题,升华为更为深邃的生命意识和当代精神。

《寂静的太阳湖》建构了显与隐双重叙事结构。显性结构作为小说故事的主线,围绕可可西里自然生态被破坏的过程,既展开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涵纳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发展的世界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其本质更多的是以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争夺自然控制权力的矛盾斗争方式来呈现。当索南达杰最初作为开发者深入可可西里管理淘金者时,他尚是人与自然这一对矛盾中的前者;当他意识到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将会留下可怕的隐患,当他意识到“一天不把淘金的、盗猎的赶出去,可可西里就没有宁静之日”,这时候他已化身成为保护自然的一方。小说非常细致生动地描写了索南达杰带领保护区几个人与众多的淘金者、盗猎者斗智斗勇的复杂紧张过程。从维持淘金秩序,到劝诫淘金民工;从亲眼目睹卓乃湖产仔母藏羚羊群遭屠杀的惨烈场景,到申请成立可可西里森林公安派出所;从打击冬季盗猎的“野耗牛行动”,到他单枪匹马在“太阳湖保卫战”中牺牲。

得益于作家本人亲临高寒之地考察和体验的经历,小说情节紧张有度,细节刻画尤其真实动人。那凛冽刺骨的寒风透彻心脾的感受,零下三四十度的极寒之夜人体的反应,秃鹰在低空盘旋瞄准时准备吞食尸体的怪异,刚被扒皮的藏羚羊鲜血淋漓、横尸遍野的图景,莫不历历在目,如在眼前。而

那美丽安静的山梁、凝固寂静的湖边、神奇的嘉洛草原、雄奇神秘的布喀达坂雪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进一步寓示着,这里人与人的斗争不仅是破坏生态与保护生态的斗争,更是美丽与丑陋、良善与邪恶、生命与死亡的终极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标题“寂静的太阳湖”之“寂静”起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

《寂静的太阳湖》的隐性叙事结构也是小说的深层结构之所在,是作家着重挖掘的思想重心,即深刻地刻画了主人公索南达杰从开发者到逆行者、从觉醒者到信仰者、从悲悯者到受难者的心路历程,建构起了一位“忧患之子”的审美形象。小说叙述没有刻意突出故事的显性线索,而采用了多重叙事视角相结合的方式。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与作为第二叙述者的洛桑扎西,以及老井、游吟艺人次仁旺堆等,构成了对于主人公互补性的叙述。在艺术布局上,小说以“引子”“正文”“外篇”结构全篇,不仅有利于丰富索南达杰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充分挖掘主人公的靈魂深度,通过人物的心灵动作展现了“忧患之子”的诞生逻辑。

实际上,在整个小说故事流程中,更大的叙述动力并不是作为显性层面的矛盾冲突,而是隐性的心理冲突和心灵成长。索南达杰的追求、信念与人格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动态变化过程。随着对上级部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要求的反思,他成为一个上下不讨好的孤独者和逆行者,从资源

最近历史学家许倬云一句“往里走,安顿自己”的“旷野呐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在人类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疫情冲击之后,在飞速运转的世界里,脆弱的生命与自然、孤独的个体与人类到底应该如何共处,这不仅仅是人们必须重新探讨的哲学命题,也成为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追问的现实问题、生存问题和灵魂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姜耕玉的长篇小说《寂静的太阳湖》应运而生。可可西里的太阳湖终究回归寂静,但人类生命所依何去何从的追问,却不啻是振聋发聩的“高原呐喊”。

正如作家在诗作《藏羚羊谣》中所吟:“你们尸骨内部有一口钟/荒原上仍回响着黑夜之歌”,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可可西里,因作家的叙述,这位“美丽的少女”,带有地处长寒的河源地区“无人涉足、也不允许人类涉足”的神圣涵义。然而,自1984年始,每年有两三万人涌入这里淘金,后来又转向猎杀藏羚羊群,本该寂静的可可西里遭受可怕的侵袭和毁灭。

问题发生的初级阶段总是存在着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悖论,也表现出功利主义与人类价值的冲突,在特殊而复杂的时空之中,这种冲突尤其剧烈,而且充满着深刻的悲剧性。小说中主人公索南达杰的身份是区工委副书记,去可可西里的主要工作是搞资源开发。但后来一切都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姜耕玉曾在2008年发表过题为《可可西里,我为你哭泣》的长篇报告文学,后来作家继续涉足西部与可可西里,寻访索南达杰的亲友和遗迹,一次次对西部自然的亲近的体验,都是对于小说中人物思想的新发现。这种发现与作家主体的心灵动荡发生了多重的碰撞,感觉还有许多隐秘世界尚未涉足,还有许多未尽之意。于是,从非虚构出发终于在虚构的审美世界中施展身手艺术结构得以建构,一个被重新发现和创造的审美形象——“忧患之子”——得

Advertisement for '湘江文艺'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 for the first issue of 2023.

Advertisement for '文艺论坛'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 for the first issue of 2023.

Advertisement for '解放军文艺'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 for the first issue of 2023.